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上

詳校官編修臣瞿槐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銮

謄録監生臣張毓棟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上

宋 袁樞 撰

霍光廢立

漢武帝後元元年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奉車都尉光禄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黄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

賜光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
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
死頃之帝閒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
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
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
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二年春二月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
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

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矣乙丑詔立弗陵為皇太子時年八歲丙寅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又以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臥内牀下丁卯帝崩于五柞宫戊辰太子即皇帝位帝姊鄂邑公主共養省中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共領尚書事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欲收取

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劒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昭帝始元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為博陸侯或說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吕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且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反諸吕道如是則可以免患光然之

元鳳元年冬十月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光祿勲張安

世自先帝時為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兼光祿勲以自副焉安世故御史大夫湯之子也光又以杜延年有忠節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

三年春正月太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符節令魯國眭弘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匹庶為天子者枯樹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乎漢家承堯之後有傳國之運當求賢人禪帝位退自封百里以順天命弘

坐設妖言惑衆伏誅

元平元年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宫無嗣時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大將軍光與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内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示丞相敞等擢郎爲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

將利漢迎昌邑王賀乘七乘傳詣長安邸光又白皇后徙右將軍安世為車騎將軍賀昌邑哀王之子也在國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賀游獵不止嘗游方輿不半日馳三百里中尉琅琊王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虖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虖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匽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

義之隆也夫廣厦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
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
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銜橛之間哉休
則俛仰屈伸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
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
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
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
怠於宫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

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王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縱自若郎中令山陽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王嘗久與騶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

無度遂入見王涕泣鄰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
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
右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為無道亡乎王曰不知也
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為儗於桀紂也得以
為堯舜也王說其諂諛常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是
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
也臣請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
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

王居數日王皆遜去安等王嘗見大白犬頸項下似人
冠方山冠而無尾以問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盡
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後又聞人聲曰熊視而
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
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
天嘆曰不祥何為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
亡之戒大王不說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
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

詩一篇何等也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汙於庶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後又血汙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宮空不久妖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王終不改節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王發餔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王吉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

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將軍
抱持幼君襁緥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
無以加也今帝崩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
援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
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為念王至
濟陽求長鳴雞道買積竹杖過宏農使大奴善以衣車
載女子至湖使者以讓相安樂安樂告龔遂遂入問王
王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收屬吏

以湔洒大王即捽善屬衛士長行法王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壽成御郎中令遂參乘旦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犇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王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尊皇后曰皇太后　壬申葬孝昭皇

帝於平陵　昌邑王既立淫戲無度昌邑官屬皆徵至
長安往往超擢拜官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龔遂見安樂
流涕謂曰王立為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
未盡日與近臣飲食作樂鬬虎豹召皮軒車九旒驅馳
東西所為誖道古制寛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
知身死為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夢青蠅
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之以問遂遂曰
陛下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止於樊愷悌君子無信讒

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為福皆放逐之臣當先逐矣王不聽太僕丞河東張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輦先遷此過之大者也王不聽大將軍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

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賢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禄大夫魯國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為妖言縛以屬吏吏白霍光光不舉法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曰皇之不極厥

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侍中傅嘉數進諫王亦縛嘉繫獄光安世既定議乃使田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癸巳光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

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
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
延年前離席按劔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
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
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漢
家絶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
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劔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
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

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
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
央宫明殿詔諸禁門毋内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
輦欲歸温室中黄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
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内昌
邑羣臣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
臣置金門馬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
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勅左

右謹宿衛卒有故物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
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
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
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
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
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
丞相臣敞等昧死言皇太后陛下孝昭皇帝早棄天下
遣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

上不素食使從官畧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為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黄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召內泰壹宗廟樂人悉奏衆樂駕法駕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鬬虎召皇大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乗遊戲掖

庭中與孝昭皇帝宫人蒙等滛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

斬太后曰止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耶王離席伏尚書

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黄綬以幷

佩昌邑郎官者免奴發御府金錢刀劒玉器釆繒賞賜

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奴奴夜飲湛沔於酒獨夜設九賓

温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内侯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

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

璽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

千一百二十餘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
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
敞等謹與博士議皆曰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
不軌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
王出居於鄭由不孝出之絶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
陛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
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
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

太后詔廢安得稱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
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
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
曰王行自絶於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
長不復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
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
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
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戶國除爲山陽郡昌邑羣臣坐在

國時下舉奏上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殺二百餘人唯中尉吉郎中令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為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霍光以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

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　初衛太子納魯國史良娣生子進號史皇孫皇孫納涿郡王夫人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三男一女及諸妻妾皆遇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郡邸獄故廷尉監魯國丙吉受詔治巫蠱獄吉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令乳養曾孫置閒燥處吉日再省視巫蠱事連歲不決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

天子氣於是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既而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雇組令詔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

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無詔令時吉得食米
肉月月以給皇曾孫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敕保
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吉聞史良娣有母貞
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以付之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
之自養視焉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時掖庭令
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以私錢
供給教書既壯賀欲以女孫妻之是時昭帝始冠長八
尺二寸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輔政聞賀稱譽皇曾孫欲

妻以女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予女事於是賀止時暴室嗇夫許廣漢有女賀乃置酒請廣漢酒酣為言曾孫體近下乃關內侯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嫗聞之怒廣漢重令人為介遂與曾孫賀以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澓中翁高材中學然亦喜游俠鬬雞走馬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陵周徧三輔嘗困於蓮勺鹵中尤樂杜鄠之間率常

在下杜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内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

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著龜豈宜褒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杜延年亦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秋七月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軨

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庚申入未央宫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已而羣臣奏上璽綬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初許廣漢女適皇曾孫一歲生子奭數月曾孫立為帝許氏為倢伃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為皇后十一月壬子立皇后許

氏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

宣帝本始元年春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光益封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車騎將軍富平侯安世以下益封者十人封侯者十人賜爵關内侯八人　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上謙遜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為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

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已歛容禮下之已甚

三年春正月癸亥恭哀許皇后崩時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會許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為掖廷戶衛謂衍可過辭霍夫人行為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辟左右字謂衍曰少夫幸報我以事我亦欲報少夫可乎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

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成君即爲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顯曰在少夫爲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齎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幷合太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衍出過見顯相勞問亦未敢重謝

行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顯恐急即以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内其女入宫

四年春三月乙卯立霍光女為皇后輦駕侍從益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懸絶矣

地節二年春霍光病篤車駕自臨問上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

侯奉兄去病祀即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三月庚午光
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中二千石治冢賜梓宮葬具
皆如乘輿制度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置園邑
三百家長丞奉守下詔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
所與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國家新失大將軍宜顯
明功臣以填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宜以車騎將軍
安世爲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以其子延壽爲光祿
勳上亦欲用之夏四月戊申以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

軍領尚書事　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
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昌成君許廣漢
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
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
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在
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
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
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

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
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
從其議

三年夏四月戊申立子奭為皇太子以丙吉為太傅太
中大夫疏廣為少傅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
又封霍光兄孫中郎將雲為冠陽侯霍顯聞立太子怒
恚不食歐血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
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

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　霍氏驕侈縱橫太夫人顯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絪馮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與監奴馮子都亂而禹山亦竝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倉頭奴上朝謁莫敢遣者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既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

令大夫給事中他人壹聞女能復自救邪後両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躢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乃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勳出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為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

娣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張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戊戌更以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以霍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為散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

之

四年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讐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我家昆弟驕恣其言絶痛山屏不奏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下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又聞民間讙言霍氏

毒殺許皇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即以其實告禹山雲禹山雲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柰何於是始有邪謀矣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

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趙衰有功於晉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庸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世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盛時感動天地侵廹陰陽朝臣宜有明言曰陛

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專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

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
計然不召也禹山等家數有妖怪舉家憂愁山曰丞相
擅減宗廟羔菟鼃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爲博平君置
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
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爲玄菟太守大
中大夫任宣爲代郡太守會事發覺秋七月雲山明友
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
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大僕杜延年以霍氏舊

人亦坐免官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乙丑詔

封告霍氏反謀者男子張章期門董忠左曹楊惲侍中

金安上史高皆爲列侯惲丞相敞子安上車騎將軍日

磾弟子高史良娣兄弟也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

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

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

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

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

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録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絶之

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匹後以為郎帝初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後十二歲霍后復徙雲林館乃自殺
班固贊曰霍光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匡國家安社稷

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隂妻邪謀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増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臣光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固可以親政矣兄孝宣十九即位聰明剛毅知民疾苦而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

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驕奢趣之哉雖然鄉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叢釁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醖釀以成之也昔鬬椒作亂於楚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黄以為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勲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孝宣亦少恩哉

趙充國破羌

漢宣帝元康四年　初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絶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地及帝即位光禄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度湟水郡縣不能禁既而先零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趙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

數相攻擊勢不一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匈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共擊張掖酒泉地使羌居之間者匈奴困於西方疑其更遣使至羌中與相結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燉煌以絶漢道充國以為狼何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邉兵豫為備敕

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

神爵元年三月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者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怨怒無所信鄉遂劫畧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亹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

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
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遥度
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
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乃大發兵詣
金城夏四月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　六月趙充國至
金城須兵滿萬騎欲度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
枚先度度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度虜數十百騎來
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

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一鬬而死可

得邪初罕幵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為質充國以為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仍以功大小賜錢有差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幵及劫畧者解散虜謀徼其疲劇乃擊之時上已發内郡兵屯邉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邉空虛勢

不可久若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册今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耐冬不如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雖不能盡誅但奪其畜産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議之充國以為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絶糧道必有傷危之憂

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産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刦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幵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邉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幵之助不先破罕幵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許延壽爲彊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

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
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
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將軍不
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敵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
破羌將軍武賢等將兵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並
進勿復有疑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使人諭罕
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觧其謀臣故遣开豪雕庫
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阻

石山木侯便為寇罕羌未有所犯乃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灋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幵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無恐漢兵至而罕幵背之也臣愚以為

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由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戊申充國上

奏秋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度湟水道阨陿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

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上詔破羌彊弩將軍詣屯所以十二月與充國合進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充國子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

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
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
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
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
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
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致敢為逆失之豪釐差以千
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揺相因而起雖
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

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茭藁調度甚廣難久不解繇役不息恐生他變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六萬餘枚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

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
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
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
用簿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
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
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
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
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

地為草慹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决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觧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觧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

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叛之虜竄于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内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

一也大費既省䌛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

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地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来為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于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絶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

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埶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徭役復更發也臣愚以爲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輙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

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破羌彊弩將軍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彊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

二年夏五月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饑餓死者五

六千人定計遣脫與煎鞏黄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彊弩出擊多斬首生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埶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埶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

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
充國復爲後將軍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共斬先零
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湯雕良兒靡忘皆帥煎
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爲帥衆
王餘皆爲侯爲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
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
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
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酗羌

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辛武賢深恨充國上書告中郎將卬泄省中語下吏自殺

匈奴歸漢

漢昭帝始元二年　初武帝征伐匈奴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馬畜孕重墮殰罷極苦之常有欲和親意未能得狐鹿孤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母閼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乃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是歲單于病

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顓渠閼氏謀匿其喪矯單于令更立子左谷蠡王爲壺衍鞮單于左賢王右谷蠡王怨望率其衆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冤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不復肯會龍城匈奴始衰

六年春二月壺衍鞮單于立母閼氏不正國内乖離常

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與漢和親漢使至求蘇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私見漢使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乃歸武及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禄大夫王忠使西國為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天漢元年

蘇武使匈奴事見武帝伐匈奴

元鳳元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爲四隊並入邉爲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爲道擊之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

二年匈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水令可度以備犇走欲求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

三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使犁汙王窺邉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兾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邉警備後無幾右賢王犁汙王四千騎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義渠王射殺犁汙王賜黄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為犁汙王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

胡初冐頓破東胡東胡餘衆散保烏桓及鮮卑山為二族世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

漁陽右北平遼東塞外為漢偵察匈奴動靜置護烏桓
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部衆漸彊遂反
先是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殺畧數千人後數萬騎南
旁塞獵行攻塞外亭障畧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烽火
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
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
烏桓霍光欲發兵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
以為烏桓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

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烏桓時新中匈奴兵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能復出兵

宣帝本始二年昭帝時烏孫公主上書言匈奴與車師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擊匈奴會昭帝

崩上遣光祿大夫常惠使烏孫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欲隔絶漢軍彌願發國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先是匈奴數侵漢邊漢亦欲討之秋大發兵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

三萬餘騎出五原期以出塞各二千餘里以常惠為校
尉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
三年春正月戊辰五將軍發長安匈奴聞漢兵大出老
弱犇走敺畜産遠遁逃是以五將少所得夏五月軍罷
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
百餘級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斬首捕虜百
餘級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
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二百餘級聞虜已引去皆不

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
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
等言雞秩山西有虜衆祁連即戒弘使言無虜欲還兵
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為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
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餘吾水上即止兵不進斬
首捕虜千九百餘級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
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皆下吏自殺擢公
孫益壽為侍御史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騎與校尉常惠

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虜獲上以五將皆無功獨惠奉使克獲封惠為長羅侯然匈奴民衆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冬匈奴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

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竝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滋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

地節二年匈奴壺衍鞮單于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權渠單于以右大將女為大閼氏而黜前單于所幸顓渠閼氏顓渠閼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漢以匈奴不能為邊寇罷塞外諸城以休百姓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

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乃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入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為寇於是天子詔發邊騎屯要害處使大將軍監治衆等四人將五千騎分三隊出塞各數百里捕得虜各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是歲匈奴饑民人畜産死什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嗕居左地者其君長以下數

千人皆驅畜産行與甌脫戰所殺傷甚衆遂南降漢
三年昭帝時匈奴使四千騎田車師及五將軍擊匈奴
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
欲以為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
王更立子烏貴為太子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
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是歲侍郎會稽鄭吉與校尉
司馬憙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發城郭諸國兵萬餘
人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破之車師王請降

匈奴發兵攻車師吉憙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憙即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廼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傳送長安匈奴更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鄭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往田車師地以實之

元康二年匈奴大臣皆以為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由是數遣兵擊車

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七千餘人救之為匈奴所圍吉上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漢兵在渠犂者少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巳不得巳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

兵驕者滅此五等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于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復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

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也上從相言止遣長羅侯常惠将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還渠犁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為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犁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以鄭吉為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

神爵二年九月匈奴虛閭權渠單于将十萬餘騎旁塞

獵欲入邊為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為言兵鹿奚盧侯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乃使題王都犂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虛閭權渠單于始立而黜顓渠閼氏顓渠閼氏即與右賢王屠耆堂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顓渠閼氏語以單于病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用事貴人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顓渠閼氏與其弟左大且

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為握衍朐鞮單于握衍朐鞮單
于者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朐鞮單于立凶惡殺刑未
央等而任用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
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狦既不得立亡
歸妻父烏禪幕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
暴率其衆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以其弟子日逐
王姊妻之使長其衆居右地日逐王先賢撣其父左賢
王當為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

以故頻言日逐王當為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朐鞮單于有隙即率其衆欲降漢使人至渠犂與騎都尉鄭吉相聞吉發渠犂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即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幷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封吉為安遠侯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餘里匈奴益弱不敢爭西

域僮僕都尉由此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不可者誅伐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握衍朐鞮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

三年匈奴單于又殺先賢撣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其後左奥鞬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為奥鞬王留庭奥鞬貴人共立故奥鞬王子為王與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

四年五月匈奴單于遣弟呼留若王勝之來朝　匈奴握衍朐鞮單于暴虐好殺伐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會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狦為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朐鞮單于至姑且水北未戰握衍朐鞮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

無来汙我握衍朐鞮單于恚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為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樓頭為右谷蠡王留居單于庭

五鳯元年秋匈奴屠耆單于使先賢撣兄右奥鞬王與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犂當户謀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為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寃復殺唯犂當户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奥鞬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犂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犂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犂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為

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尊輔車犂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犂單于車犂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即引兵西南留闟敦地漢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

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犇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二年秋八月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畧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

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瞀樓頭亡歸漢車犂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冬十一月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遬累烏厲温敦皆見匈奴亂率其衆數萬人降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烏厲温敦為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為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自立為閏振單于在西邉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邉

三年六月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四年春匈奴單于稱臣遣弟谷蠡王入侍以邉塞亡寇減戍卒什二　夏四月匈奴閏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郅支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兵敗走郅支都單于庭

甘露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

服役以馬上戰鬬為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漢雖彊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為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彊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雖屈彊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漢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

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

二年冬十二月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匈奴單于朝賀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太子太傅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覊縻之誼謙亨

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于朝享不為畔臣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德不能宏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荀悅論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絶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埶然也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貢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

非敵國之謂也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禮加之王公之上

僣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宜則異論矣

詔遣車騎都尉韓昌迎單于發所過七郡二千騎為陳

道上

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来朝贊謁稱藩臣而不

名賜以冠帶衣裳黄金璽盭綬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

四發棨戟十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黄金二十

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

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長安置酒建章宮饗賜單于觀以珍寶二月遣單于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幕南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

服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先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皆畏匈奴而輕漢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四年冬十月匈奴呼韓邪郅支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焉

黄龍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始郅支單于以為呼韓邪兵弱降漢不能復自還即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為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郅支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

盛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
殺其使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覺其謀勒兵逆擊烏孫
破之因北擊烏揭堅昆丁令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
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
留都之
元帝初元元年秋九月匈奴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
衆困乏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之五年匈奴
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

辱漢使者江乃始等遣使奉獻因求侍子漢議遣衛司
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東海匡衡以為郅支
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絶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
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絶之義今既養全其
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絶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
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乃始
無應敵之數智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
建彊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禽

歎心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與諸翕侯計以為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以立之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說遂與相結引兵而西郅支人衆中寒

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畧人民敺畜産去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五千里

永光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久之單于竟北歸庭民衆稍稍歸之其國遂定

建昭三年冬使西域都護騎都尉北地甘延壽副校尉

山陽陳湯共誅斬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始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乗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頼水中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歳乃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歳遺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其驕嫚如此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

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
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數年之閒城郭諸國危
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雖
所在絶遠蠻夷無金城彊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敺從
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
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
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
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巳校

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劒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别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領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温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畧大昆彌千餘人敺畜産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

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
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秩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
為寇間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
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
色子男開牟以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
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
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
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

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
使數往來相荅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
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
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
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
三里止營傅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數百以被
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
鱗陳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鬭來百餘騎馳赴

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卻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户鹵楯為前戟弩為後仰射城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為漢内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為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閼

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乃下夜過半木城穿中人郤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輒郤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郤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勲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閼氏太子名王

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
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
四年春正月郅支首至京師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
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
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
為彊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
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
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

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丞相匡衡等以為方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詔縣十日乃埋之仍告祠郊廟赦天下羣臣上壽置酒

五年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既誅且喜且懼上書願入朝見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

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其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寒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

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已罷外城省亭隧令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絶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

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没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木石谿谷水門

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始終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内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絶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嘉口諭單于曰單于上書願罷北塞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

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
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
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
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嘉曉單
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
左伊秩訾為呼韓邪畫計歸漢竟以安定其後或讒伊
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呼韓邪疑之伊秩訾懼誅將其
衆千餘人降漢漢以為關内侯食邑三百戶令佩其王

印綬及呼韓邪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為我計甚厚今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力也德其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以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為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命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單于號王昭君為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右日逐王　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姨妻甘延壽延壽不取及

破郅支還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延壽等陳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帝内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

久之不决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絶域遂蹈康居屠三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

世之安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
玁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
征伐玁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
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
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録小過舉
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灋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
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
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

之鎬猶以為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寡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代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之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

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令功卿議封焉議者以為宜如軍灋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為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

于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戸衛顯僕射夏四月戊辰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内侯食邑各三百戸加賜黄金百斤拜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

成帝建始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薨左伊秩訾兄女二人長女顓渠閼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為大閼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皋次曰且糜胥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閼氏子十餘人顓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

立且莫車顓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絶如髮賴蒙
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鬭且莫車年
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不如立
雕陶莫皐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
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顓渠閼氏計立雕陶莫皐
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皐立為復株累若鞮
單于復株累若鞮單于以且麋胥為左賢王且莫車為
右谷蠡王囊知牙斯為右賢王復株累單于復妻王昭

君生二女長女云爲須卜居次小女爲當于居次

四年上即位之初丞相匡衡復奏射聲校尉陳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顓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

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斬郅支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之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

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

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鞞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

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

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

河平元年匈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

正月

二年春伊邪莫演罷歸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

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

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漢與匈奴數爲邉
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爲外
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
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
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絶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
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
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邉吏或者設爲
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

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静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懐附親之心便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

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元延元年匈奴搜諧單于將入朝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若鞮單于以囊知牙斯為左賢王

綏和元年秋八月匈奴車牙單于死弟囊知牙斯立為

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弟樂為左賢王輿為右賢王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或說王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生奇材木箭竿鷲羽如得之於邉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為上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為有不得傷命損威根即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藩至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二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單于

宜上書獻此地直斷割之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其報必大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為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此溫偶駼王所居地也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藩容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問溫偶駼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為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詔報

單于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今徙
藩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
哀帝建平四年秋八月匈奴單于上書願朝明年時帝
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黄龍竟寧時單于朝
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
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黄門郎楊雄上書諫曰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
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

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時匈奴悖慢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得解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

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絶大幕破寘顔襲王庭窮極其地追犇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

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

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肆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埽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也前世重之茲甚未易

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懐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筞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踈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疑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絶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兵革不用而憂患不生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内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

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上許之

元壽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自黃龍以來單于每

入朝其賞賜錦繡繒絮輙加厚於前以慰接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上